

身边的非遗

绛县饽饽：面粉塑筋骨 美食传祝福

□赵朝凯

绛县因“绛县老人”这一典故，奠定了“天下第一县”的厚重根基。这片被山水滋养的土地，历经千百年时光流转，留下众多文化瑰宝，县级非遗绛县饽饽便是一款蕴含历史韵味、流传千年的地方文化美食。

溯源千年：藏在面食里的文脉

绛县饽饽的起源，可追溯至古代农耕时期。当时物资短缺、炊具简单，晋南地区先民凭借聪明才智创造了这种面食。他们将面粉揉成条状，埋进灶膛尚有热度的草木灰中烘烤。烤出的饽饽外焦里嫩，便于携带，能长时间保存，逐渐成为农人们田间劳作的充饥之食、节庆祭祀的供品和走亲访友的馈赠佳品。

随着朝代更迭，明清时期，绛县饽饽从单纯果腹充饥的食物，逐步转变为有礼仪内涵的民俗面食。它融入老百姓婚丧嫁娶、生辰节庆等日常仪式，成为绛县人骨子里的文化标记。

绛县方言里，“饽饽”与“骨架”发音相同，这暗示其核心寓意：以面为筋骨，借食物祈福，护佑生命健康、支撑生活安稳。从此，这普通面食有了温度和灵魂。

2021年，绛县饽饽制作技艺入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让传承千年的

饽饽制作技艺，在新时代焕发光彩。

匠心制作：烟火里的传统工艺

饽饽口味独特，制作工艺特殊，其中蕴含着纯粹的农耕智慧，承载着绛县人祖祖辈辈的手艺传承。

选料时，选取绛县特有的旱地小麦，这种小麦麦香浓郁、口感筋道。和面时，面粉中加入鸡蛋、芝麻和精盐等食材，再淋入热油激发香味，并严格按照老辈人传下的比例进行搭配。

揉面也很讲究，要反复揉压让面团上劲，揉至“面光、盆光、手光”后，进行醒面，增加弹性。面醒好后，根据不同使用场合，塑成圆形、长条形等。圆形寓意团圆，长条形象征长寿，棍状代表“骨架”，每种形状都包含不同的含义。

烤制是饽饽制作的关键。灶膛熄火、尚有余温，将塑好形的面坯埋入草木灰中慢慢烘烤，直至熟透。这样出炉的饽饽，外皮金黄焦脆，内里松软，还有一股特有的草木清香，咬上一口，越嚼越香，满是黄土地的岁月韵味。

礼俗承载：生命中的温情祝福

在绛县，饽饽已成为人生礼仪中至关重要的载体。最庄重且深入人心的，是

小孩周岁送饽饽的习俗。周岁是孩子告别襁褓、开始学步的关键时期。当地人认为，此时孩子急需强健“骨架”支撑未来人生。所以，姥姥家定会送一套“人形”饽饽，即将圆形、长条状饽饽摆成人的形状，寓意给孩子送全身“骨架”，让孩子健康成长。

现场仪式温情满满。父母抱起刚满周岁的孩子，长辈将尚有温度的饽饽轻轻绕在孩子颈间，此为“套长命”，接着掰下小块饽饽喂进孩子嘴里。这一绕一喂间，平安、硬朗、无病无灾的美好祝愿融入孩子生命。饽饽如生命的骨架，寄托了长辈以期护佑孩子一生健康的祝福。

此外，婚嫁送圆饽饽，寓意生活美满；祭祀供奉饽饽，祈求风调雨顺；走亲访友携带饽饽，代表真诚实在；儿女远行带上饽饽，希望功成名就。不同形状的饽饽，寄托着不同礼仪与情感，构成绛县独特的民俗文化。

非遗传承：老手艺的新生之路

时代不断前行，传统土灶也日渐减少，然而，绛县饽饽的传承却从未间断。

在绛县的乡间院落里，姥姥们坚守在灶台旁，将揉面、烘烤技艺代代相传。

“实实在在，不掺假”，这既是绛县饽饽制作的准则，也是绛县人为人处世的根本。每一个饽饽的制作完成，都是对乡



土根源的默默守护。

在非遗传承路上，以绛县中杨村王斌卡为代表的文化守护者，正助力绛县饽饽走向全国。他积极探寻饽饽的历史和民俗，不断改进和升级饽饽制作技艺，中央电视台专程前来拍摄报道，让这道乡土美食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绛县饽饽。

一根饽饽，隐匿千年历史；一缕麦香，承载万家温情。它是先人的生存妙招，是姥姥对孩子周岁的良好祝愿，更是非遗名册里闪耀的文化明珠。

绛县饽饽诞生于草木灰中。它以最质朴的姿态，讲述黄土地的深厚底蕴，传承中国人最纯粹的亲情与信仰。这根寓意“骨架”的古老面食，定会在代代传承中烟火绵延、薪火相传。

河东风物

闻喜姚村魁星楼：“伫看文风振，奎光匝郡浮”



□支望华

晨雾如纱，将远处的田野晕染成一幅水墨长卷。前段时间，笔者在闻喜姚村岔路口驻足，望见3位老者正躬身清理一座古阁旁厂门边的杂草。其中一位，是耄耋之年的军旅作家杨超然先生。

交谈间，目光早已被他身后的楼阁悄然攫住。飞檐如雁展翼，雕梁虽蒙尘犹见风华，青砖墙体上深浅斑驳，仿佛时光亲手刻下的密码。

一

“这就是姚村魁星楼（上图），你怕是只听过没见过吧？”杨超然话里透着几分自豪。笔者童年时，总听村里传诵“姚村有个魁星楼，半截插到天里头”，却不

知它原来静守在这车马喧嚣的路口。

木阶在脚下轻响，如岁月的低语。楼共三层，斗拱层叠似云涌，檐角铁铃随风清鸣，音色穿过浮尘，空灵如古谣。凭栏远眺，天地顿阔：东望涑水如银带迤迤，南眺中条山色如黛，西见稷峰孤秀接天。两条道路如双龙交汇，车流奔腾，尽是时代的律动。阡陌纵横，麦苗返青，风过平畴，恍若陶令诗中的田园悠然。

“这儿可是我们小时候的‘天下’啊！”同行老者抚着一处破损的檐角，眼中泛起暖光。他说，新中国成立前后魁星楼台阶被拆，一层飞檐毁于战火，却挡不住孩童的探险心。他们踩残砖、攀木柱，一直爬到顶层脊上。

二

此楼初建于明万历年间，由姚村举人杨梦熊兄弟捐建，乾隆年间重修。提及杨氏兄弟，杨超然语带敬意：“梦熊公幼年丧父，弟尚在襁褓，全凭寡母纺织供读，其间艰辛可以想见。”或许苦难铸就风骨，杨梦熊为官后清正恤民，更在大兴知县任上力荐民生史可法，助其成一代英烈。弟梦彪则潜心诗文，著有《河东赋》。兄弟功成后，既为母立碑，又建此魁星楼，以“耕读传家”励后人，盼文风永续。

“‘魁’字少一笔，去鬼气；‘星’字少一笔，顺天命；‘楼’字多一笔，劝勤学。”杨超然说，这楼不独是祭祀之所，更是姚村人的精神图腾。民谚“半截插到天里头”，赞的实是它在乡人心中的巍峨高度——如当代著名辞赋家冷为峰所言“砖木经年或毁，精魂千古亦恒”，那份崇文重教、知恩图报的根脉，早已深植此间水土。

杨超然目光掠过墙体，那上面层层叠叠的标语，如一部无声的史册。“你看，每一层都是一个年代。”他指着几近湮灭的“打倒日寇，抗战到底”，声音低沉。1938年，姚村子弟杨承震等人曾以此楼为据点，袭铁路，端炮楼，游击抗敌。日寇焚楼泄愤，大火将及二楼时，忽降暴雨熄火。这段往事后被编成蒲剧《英雄楼下》，唱遍晋南，也唱进了一代人的记忆里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墙上换了新语。“搞土改，闹翻身”虽已斑驳，却映照过村民分得土地的喜悦。秋收时，人们携新谷登楼祭拜，感恩所有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楼内壁画碑碣尽毁，杨超然数次回乡，见楼虽存，却尘土满面。

转机在1978年。改革开放春风劲吹，“联产承包”四字如钥，开启新时代。乡亲们干劲勃发，涑水畔五谷丰登，瓜果飘香，“绿了黄，黄了红，收成把笑写满人脸”。魁星楼静静看着这一切，如一位宽厚长者，见证乡土从贫瘠走向温饱，从困顿迈向希望。

如今，魁星楼静立于高楼厂房之间，略显古朴，却自有光芒。墙上“科教兴村”“调整结构”的标语，如灯塔照引乡亲们向市场的海洋。杨超然说，如今的姚村，农事机械化，企业星罗布，八成劳力就地就业，城乡融合日渐紧密。“40年前，谁家车辆自行车都眼热；现在小汽车进寻常户，自行车倒成了墙脚锈铁。”他笑指车流如织的公路。逢年过节，全家下馆子、游四方，手机一扫，各自付款。

是啊，四百年楼影，沉淀的何止是时光。它见证烽火与离乱，见证欢欣与发展，见证变动与革新，最终见证一片土地在改革大潮中苏醒、丰盈、飞扬。它如一枚深深扎进大地的印章，印下姚村的集体记忆，

也印下一个族群跌宕前行的足迹。

三

近年来，村里修缮楼阁，复原部分壁画，周边添了小广场。传统节日，村民仍来祭拜，孩童嬉戏其间，古楼与新生活悄然共生。“年轻人虽少提‘耕读传家’，但那勤勉、感恩、坚忍的劲儿，一直都在。”杨超然的话，让笔者想起顾炎武“奎主文章”之句——魁星所佑，岂止功名，更是世世代代向善向上的心气。

阳光穿过叶隙，洒在斑驳又新鲜的墙面上，如同光阴在此和解。笔者向这座楼深深三躬——致古迹，致岁月，致所有在土地上辛勤生活的人们。

辞别杨超然先生，沿路向县城走去。风中有花香与风交织，古老与现代在此温柔相融。回望魁星楼，它在晨光中巍然如初，檐铃清响，仿佛仍在诉说——关于坚守，关于重生，关于一个村庄不曾熄灭的向往。

余秋雨曾说：“每一处古迹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。”姚村魁星楼，正是这样一个话题。它不言语，却用砖木与斑痕记载了一切；它不移动，却见证了四百年来的每一次启程。保护好它，便是护住一段可触的记忆，守住一脉流淌的精神。

晨曦愈明，楼影长长地铺在田野、公路与新房之上。它仍将屹立于此，看顾这片土地走向更远的明天。正如诗句所言：“伫看文风振，奎光匝郡浮。”愿这缕文光，映照人间烟火，激励行者前程。